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 编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编纂组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77-2843-9

I. 北… II. 北… III. 先农坛—史料—汇编

IV.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3054 号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经 销:全国书店

印 刷 厂: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开本尺寸:720×980 1/16 开本

印 张:24

字 数:390千字 88幅图

版 次:2007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册

定 价:46.00元

编纂人员

名誉主编：舒小峰

策 划：董纪平

主 编：陈 旭、董纪平

副 主 编：董绍鹏

顾 问：张 宁、韩 锐

执行主编：董绍鹏

执行编纂：董绍鹏、潘奇燕、凌 琳、宋长忠

上编（明清编）

标 点：韩 锐

文稿整理：董绍鹏、潘奇燕、凌 琳

文稿核校：董绍鹏、潘奇燕、凌 琳、宋长忠

下编（民国编）

标 点：董绍鹏

文稿整理：董绍鹏

文稿核校：董绍鹏

文稿最终核校：董绍鹏

出版核校：赵 迅

特别鸣谢：赵 迅、朱祖希、高 巍

序 言（一）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就要付梓了。为此，我感到高兴与欣慰。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好消息。因为毕竟这本书与我有直接的关系，更何况从1992年至1996年我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供职期间，关于这一课题的酝酿、开展、立项，我与该馆的许多同事，还有一段创业伊始艰苦奋斗的共同经历。只是这一课题尚未完成，我即于1996年末调到北京艺术博物馆工作。值此该书付梓之际，编者特约我写篇小序，也在情理之中。借此机会，将当年这一选题的初衷、选编的经过转告读者，让读者了解一点背景资料和弦外之音，或许也不无裨益。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从1988年筹建伊始，就立意将这一昔日皇家礼制建筑群的多重文化内涵昭示世人，借以揭示先农坛的文化内涵，展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在意识形态上的多重表现形式，管窥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地位与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研究介绍有关先农坛及其历史文化的文章与论著却并不多，而且在并不多的研究著述中，还时有失实和相互抵牾之处。为了加深这方面的研究，从第一手资料做起，以便正本清源，就显得十分必要。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萌发了编辑先农坛史料的最初想法，并得到副馆长董纪平的赞同与支持。于是从1993年开始便着手组织专业队伍，分工合作，实施这一书目的编纂工作。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一书，从筹划立项到今天即将付梓，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确定编写体例与原则，诸如如何编目分类、确定史料的主次、斟酌史料的取舍等等，都事先作出了规划与说明。其次是对北京先农坛史籍资料的查找汇总，并依据编写体例与要求，对相关史料进行甄别、摘抄、汇集等。这一工作始于1993年，终于1996年，费时三年。第三是对资料的甄选、核对和整理。由于先农坛史料来源较为庞杂，涉及到官书记载、民间著述、杂记、野史等，根据专家建议，确定以历史上的官家书籍、文档资料为主要依据、适当选录民间记载资料为参照的甄选原则。正当选编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由于2001年春博物馆机构调整、出版经费未能落实和人事上的变动，致使编辑工作一度中辍。直到2003年春，编辑工作才再次提到议事日程，接续前期未了的工作。这大概就是编辑所以旷时日久、难以如期出版的重要原因。这同时，还请专家对史料文稿进行了标点标注。

至此,《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一书,臻于完成。

该书是继《天坛公园志》、《地坛史料汇编》、《地坛史略》之后,又一专述明清北京皇家坛庙史志类书,全书总计约21万字,涉及明清、民国史籍百多种。除文字之外,还配有诸多黑白历史照片、黑白线图和图表。时间涵盖明、清两代至民国。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明清部分,体例内容分类,涉及到建筑沿革、规制、礼仪源流、祭祀、神祇乐舞、卤簿、陈设器用、诏令谕奏、禾辞诗歌等。下编为民国史料,鉴于此时的先农坛已失去了原本意义上的性质功能,故编写体例也与上编有很大区别,基本上是按史料性质加以编排的,计分官方文告、报刊文章、专述等。

北京先农坛,作为皇家的重要祭坛之一,明清时代,这里是封建帝王举行耕耤田、祭先农的处所,祭典肃穆而隆重,并借以宣教“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的古训。民国以降,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先农坛的原本功能也随之不复存在。当此之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遂使先农坛遭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破坏与浩劫。无论是明清时代的辉煌,还是民国时代的劫难,先农坛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都是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历史见证,是北京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弘扬北京先农坛的农耕文明,于古、于今、于未来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建国以后,随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伴随着北京先农坛2001年由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农坛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于此,《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的价值也就更加凸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的出版,会为北京社会科学各界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

张 宁

2004年12月5日

序 言 (二)

我们向来是以炎黄子孙而自豪的。不论是在中华大地这块历史悠久、水甘土厚的本土上，还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离乡背井，也不论岁月的流逝有多么的遥远，但始终都不会忘了：我们是炎黄子孙。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是以一个泱泱的农业大国的形象，屹立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先农”何人？“先农”即神农，亦就是史称为炎帝者。他既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先祖，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化身和象征。

远在蛮荒之时，人类或猎虫兽茹毛饮血，或采撷野果充饥。相传在远古时代，中华大地有炎帝和黄帝统领着南北两方。炎帝是慈爱之神，是他教导人们怎样进行刀耕火种、植粟栽菽。所以，古籍记有“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成之，使民宜之，故谓神农”。后人多感念他的功德，每于丰收之后，便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既是表达对先农的祭祀，也是共同享用丰收后的快乐。

相传，远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已有了耤田和祭祀先农的活动。《史记·孝文本纪》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耤田^①，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以后，历代帝王大都相沿，并建造先农神坛，以供祭祀之用。耤田的收获用以奉献宗庙，崇德报功，皇帝躬耕，祭祀神农，为天下做表率。“劝率天下，使务农也”。这在中国，其意义十分重大。

明洪武帝朱元璋在南京建国之后不久，即把祭祀先农之礼列于“大祀”，并建立了专用的祭坛，设耤田亲自扶犁躬耕。明永乐初年建北京城时，便于南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天地坛和山川坛（先农坛的前身）。明朝帝王不仅在先农坛内设置牌位祭祀先农，而且还专门辟出“一亩三分地”，由皇帝亲自耕种，更把对先农祭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清一代，祭祀先农坛的活动盛极一时，是中国历代帝王祭祀先农活动最勤、次数也最多的一代。

① 耤田，意为皇上耕种的田地。

在中国，由帝王在京都专门设立先农坛祭祀先农、躬耕耤田，以示劝农从本，已在封建国家礼仪秩序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也表明祭祀先农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祭祀先农的隆重仪式也随之成为历史的陈迹。先农坛原有的地面被不断地蚕食、侵占，甚至连先农坛是什么，先农又是何许人，也日渐被人们淡忘了。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先农坛不仅建筑形制各异，体量不同，色彩华丽，是京城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以其建筑风格多变而为世人所瞩目，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古建筑博物馆”。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趋提高、炎黄子孙遍布世界各国的今天，在首都北京适度恢复祭祀先农的活动，无论是对提高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提高农民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乃至团结海外华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今天，《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一书的出版发行无疑将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先农的祭祀活动，不仅在我国有其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而且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意义十分重大。

《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着手，至今历经十余年之久。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收集整理出这样一份史料，其资料之翔实，收集之全面，分类之细致，编排之合理，恐怕都是旷先农坛历史所未有的。因此，不仅其史料可贵、精神可嘉，而且对史学界、建筑界、文化界的学术研究，都将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我愿意为之鼓与呼。

是为序。

朱祖希

2005年1月15日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农神的祭拜即是其中之一。北京先农坛是明清两代朝廷举行祭享先农神、行耕耤大典的场所。北京先农坛不仅是封建帝国重农固本思想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先农的隆重庄严场面，到皇帝亲耕的宏大繁琐仪程，以至先农坛建筑群的城市位置、布局形制、造型色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文化内涵。

原始农耕经济靠天吃饭，掌控一切的神力是大自然。崇拜自然，敬畏自然，自然神崇拜，是农耕文明特点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原始社会无论是江南的河姆渡人或是北方的半坡人，都已有了对自然神的崇拜。据杨宽先生考证，原始部落社会，重要的农业节气劳作之前往往由部落首领主持一种祭祀仪式，向神祈祷丰收，并以此来组织和鼓励成员集体劳动。这种祭祀仪式就是耤礼的最初形式。（参见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周制，春季天子行耤田之礼，以示劝农，并祠先农。《礼记》、《诗经》中都有相关的记载，这种记载在金文中也不乏实例。（参见《金文通释》中华书局1962年）2005年10月，《光明日报》报道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最新发现，专家们从20余枚龙山里耶秦简中释读出秦人“祠先农”的史实，已释读出的“祠先农”简，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洞庭郡迁陵县“祠先农”的情况。这一发现把史书中记录天子“祠先农”的具体时间从汉代提前到了秦代。天子耤田之礼，汉魏以后因之不衰。唐代有时以帝社为祭先农之坛，有时称为先农坛，肃宗以后耤田之礼废弃50年之久。宋代于国都朝阳门外为先农坛，以后稷配享，先农由中祀改为大祀。元代《析津志》中记载：“松林之东北，柳巷御道之南（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球场及景山东温室处），有熟地八顷，内有田，每岁，上亲率近侍躬耕半箭许，若耤田例。”明代建先农坛于南郊，有耤田六百多亩。清代建先农坛于京都正阳门外西南，历朝均祭先农并行耤田礼。社神、稷神与先农神皆是农业神，于是历史上也有将三者混淆，实行合祭的情况。实际上，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而先农所代表的是整体农业。对农业神的祭祀是伴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明清时期祭享先农、皇帝亲耕，成为封建帝国重要的典章制

度之一。尤其有清一代，完备而周详的制度、隆重而盛大的场面、繁琐而冗长的程序，以及皇帝的重视程度，都使得祭祀先农活动达到历史的高峰。雍正时期向全国发布耜田令，诏令全国府州县衙各级守土官员建先农坛、行耕耜礼，历朝皇帝也以身效行。其中尤以乾隆皇帝亲耕次数最多。在乾隆御制诗文中保留了不少祭祀先农的内容，其最后一次去先农坛劬农时已79岁高龄。2005年11月乾隆御书《劬农纪典》惊现北京拍卖市场。有关报道说，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去先农坛劬农回来，把自己几十年来劬农时作的诗文，抄录成一套《劬农纪典》册页，存放于先农坛。这套册页共40多页，4000多字，册页中除乾隆诗文，还有不少夹注的小字，记载了乾隆亲耕期间的轶事和随行官员的名称，有重要研究价值。有据可查，《劬农纪典》从乾隆五十四年起一直保存在先农坛，度过了百余年的岁月。1900年八国联军在美国第9营和第14营占领了先农坛，祭祀器物 and 库存物品被掠夺一空，《劬农纪典》不知去向。直到百年后，它在文物市场上重现，以500余万的天价被不知名的买家收藏。

礼在古代中国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是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典范和依据。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对于礼的践行、教化、规范与弘扬，达到修正百姓行为、巩固统治地位、强化国家机器的目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祀是礼的重要内容，是礼的具体体现。正是基于此，先农祭祀的每一个仪程和环节被严格的规定着，诸如由宫中出发的时辰、祭祀乐章（依据祭祀对象及祭祀环节）的规定、祭祀乐器的规定、祭台供品的规定、皇帝（按照赞礼官的“赞曰”声依次在祭坛上）行三跪九叩大礼的规定、耕耜典礼播撒的种子（必依据身份的不同而各有所别）的规定、臣僚耕耜行为的规定以至大典前的预演、祭品供物及播种的预审等等，周全、森严之极，无所不到。通过本书收录的史料可以窥见封建帝国礼治文化的有趣内容。

随着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祭祀先农的文化在海外有着深远影响，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在韩国汉城已将祭祀先农活动列入其有形文化遗产名录，每年4月都举行祭先农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那里可以观看到隆重的祭祀场面；活跃于18世纪60年代前后的法国重农学派将亲耕视为皇帝重农的标志，路易十五及其皇太子都曾效仿中国皇帝举行过耜田仪式，等等不一而足。先农坛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

近代先农坛，国家祭典的功能丧失。由于国力衰败、列强入侵，祭器文物等被抢掠一空，坛地被拍卖分割，虽有早年的市民公园、体育场馆和古物陈列所等一时辉煌，败落的趋势无可避免。近代先农坛的足迹见证了北京的近代历史。至上世纪90年代，先农坛在大多数人们心中只是一个体育赛事的专用场所。

了解先农坛、解读先农坛、将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我们手中发扬、传承，是出版这本史料选编的本意。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同时也冀盼

得到同行们的不吝赐教。

衷心感谢朱祖希先生、张宁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赵迅先生撰写后记，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耄耋之年的万依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本书编辑刘丰先生的认真与努力以及编辑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在此一并致以感谢之意。

董纪平

2006 年 10 月

凡 例

一、《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主要采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明会典》、《清会典》、《清会典图》、《清会典事例》、《清实录》，及《明史》、《清史稿》等官修史书，其他专史、文集中涉及这一领域的史料，亦尽可能收录。

二、本书根据收录史料的含义，归纳分类，并冠以大小标题，以表示所收史料内容。同类史料排列，以时代先后为序。

三、凡一条史料涉及几方面内容时，则按其主要含义排列一处。为免重复，在其他有关部分一般不再选录。

四、凡同一史料并见于两书或几种书时，文义完全相同的，只选录较早或较完整的条目；文义不同时，则兼收不遗。

五、选录史料中，有注文者，择要收录。

目 录

凡 例

上编 明清编

营建沿革、规制、修缮	(1)
营建沿革	(1)
规制	(3)
修缮	(12)
面积、收获、耕耜器用、度支	(30)
祭礼	(33)
礼仪源流	(33)
祭祀通例	(40)
皇帝躬耕耜田礼	(52)
祭先农礼	(61)
祭太岁月将礼	(69)
祭山川、天神、地祇礼	(71)
祭旗纛礼	(79)
祭祀记载	(82)
耕耜记载、祭先农记载	(82)
祭山川、天神、地祇、太岁记载	(123)
祭祀乐舞	(130)
乐舞制度及沿革、乐器、舞服	(130)
祭乐	(135)
祭舞	(147)
卤簿	(159)

陈设及祭祀器用	(164)
祝文	(173)
祭先农祝文	(173)
祭太岁、旗纛祝文	(173)
祭山川、天神、地祇祝文	(174)
诏、谕、奏	(176)
禾辞、诗词	(183)

下编 民国编

官方文件	(191)
政令	(191)
公函	(194)
清册	(202)
契约	(223)
布告	(238)
报刊文章	(244)
专述	(259)
旅游手册	(267)
外文资料记载	(273)

附录一

照片目录	(278)
照片	(279)

附录二

图版目录	(291)
图版	(293)

附录三

清代皇帝耕藉典礼全程	董纪平、潘奇燕 (326)
------------------	---------------

北京先农坛明清大事记	董绍鹏 (328)
北京先农坛民国大事记	董绍鹏 (329)
明代亲耕亲祭（遣官代耕代祭）先农坛统计	董绍鹏 (330)
清代亲耕亲祭（遣官代耕代祭）先农坛统计	董绍鹏 (331)
 附录四	
北京先农坛三议	董纪平 (332)
民国北京先农坛编年简史	董绍鹏 (344)
先农坛与先农祭享	潘奇燕 (351)
先农文化与先农坛	董绍鹏 (356)
 校勘记	潘奇燕 (361)
编后记	董绍鹏 (362)
后 记	赵 迅 (364)

营建沿革、规制、修缮

营建沿革

国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永乐中，建山川坛，位置、陈设悉如南京旧制。……（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坛于先农坛之南……。

《明会典》卷八五

洪武二年，始建先农坛于山川坛西南。……永乐定都，建坛如南京。……万历四年，改铸神祇坛祠祭署印为先农坛祠祭署印。

今牙旗六纛，藏之内府，其庙在山川坛。

《明会典》卷九二

（永乐）元年五月，设北京社稷坛祠祭署，隶北京行部，建山川坛，位建一如南京，进祀天寿山于钟山下。

天顺三年二月，诏风、雷、山川坛壝创一斋宫，时祭风、雷、山川之神，坛在城外。

（嘉靖）十一年，改山川坛为天神坛、地祇坛，及别祭太岁、月将、旗纛、城隍等神。……太岁坛建太岁殿，每岁十二月太裕之日遣官祭之……。

《国朝典汇》卷一一七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三二

（嘉靖十年七月乙亥）以恭建神祇二坛并神仓工成，升右道政何栋为太仆寺卿。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二八

山川坛，洪武九年建。……嘉靖十年，改名天神地祇坛，分列左右。

《明史》卷四七

洪武二年，又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外天地坛西，合祀诸神。永乐中，京师建山川坛，并同南京制。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石阶九级。西瘞位，东斋宫、銮驾库，东北神仓，东南具服殿，殿前为观耕台之所，设坛地六百亩，供黍、稷及薦新品物地九十余亩。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藉礼，则亲祭。

（嘉靖十年）其御门观耕，地位卑下，议建观耕台一。诏皆可。

嘉靖十年，命礼部考太岁坛制。遂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

《明史》卷四九

旗纛庙在山川坛左。初，旗纛与太岁诸神合祭于城南。九年，别建庙。

《明史》卷五〇

世宗釐祀典，山川坛、耜田祠祭署为神祇坛。……万历四年，改神祇坛为先农坛。

《明史》卷七四

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永乐建坛北京，一如其（南京）制。……嘉靖十一年，即山川坛为天神、地祇二坛，……别建太岁坛，专祀太岁。

《天府广记》卷七

先农坛在山川坛内西南隅，永乐中建。……嘉靖中，建圆廩、方仓以贮粢盛。旗纛庙建于太岁殿之东，永乐建，规制如南京。

《天府广记》卷八

旗纛庙在太岁殿之东，明永乐中建。

《宸垣识略》